

十字路口的等候

□ 崔立(上海,公务员)

我扭伤了腰。整日躺在床上,起个床5分钟,下个床5分钟,痛得呲牙咧嘴地难以忍受。几天后稍有好转,憋不住,便想着去就近的菜场买点好吃的,改善下伙食。

过那个十字路口时,绿灯已经亮起几秒,我犹豫,能不能在红灯跳起前走过去。我现在的速度,像年迈老人的慢慢踱步,稍快一些,就撕扯神经般的痛!那痛,让我心悸。一辆公交车从对面缓缓地大转弯,到我的面前,我的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一个绿灯。在往日,我一定会以风一样的速度快步走过。我打手势请他先过去,坐在透明玻璃内的司机却是巍然不动,依然在等候我。这让我着实不好意思,虽然我又打手势依然无果。我咬

咬牙,下了台阶,踩在柏油路上缓缓地穿越路口,司机的眼神是平静地或者说是平和地,没有任何焦急和烦躁,特别有耐心地等候我。车子静止在那里。难以形容我通过这路口的速度,虽然绿灯并没有变成红灯,但我缓慢的速度,看到的人会不会想,这个年轻人过马路的速度如此之慢,他是故意的吗?当然,我还是希望他们能仔细看我,并且能理解我,我的右手在努力地扶住扭伤的右腰部,艰难走路的动作时不时地撕扯我的神经,让我疼痛,我的眉头不自觉地会微微皱起。

好在,我终于走到了马路对面,站上了台阶。我抹了把额头上沁出的汗。公交车缓缓地驶过去,只留下车子的背面在我面前,

越走越远。一切都很平静,像什么都没发生过,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?

我掩卷之余,也在反思,在我开车过马路,遭遇转弯时,但凡行人稍远一些,我都会轻踩油门疾驰而过,像真有十万火急的大事等待我处理。再或者,在我等候时,走过的或年迈,或腿脚不便,走得缓慢一些,我不会摁喇叭,这不允许;但我心里会嘀咕,这个人怎么回事,为什么是如此之慢,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嘛!

现在,这么一次的换位,对我以往的行为心生惭愧。于我,该好好改正,多点耐心,多点诚恳。开车是如此,做人做事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!



“私了”交通小事故

□ 陈慈林(浙江杭州,国企干部)

那天我骑车上路,接近一个数十米宽的十字路口时,绿灯开始闪烁,随即红灯亮起。我自觉止步于向西方向直行的停车线后,等待下一次绿灯亮起,此时我的位置处在第一位。

几分钟后,南北向的绿灯闪烁,黄灯亮起,一辆自北而南行驶的小车犹豫了一下,司机突然加速,但还没来得及冲过中线,南北向已经亮起了红灯。我看到前方绿灯亮了,就往前骑。谁知那司机不顾南北向的红灯,硬是驱车冲断了我们东西向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队伍,骑车族纷纷作鸟兽散。处在首当其冲位置的我,没路避让,撞在汽车前门上;汽车后轮压上了我自行车前轮,把钢圈压变了形。

司机30多岁,下车就训斥我。我一听傻了:“明明我看到绿灯才起步,怎么是我故意往你车上撞。敢情我是在碰瓷?”路口的交警过来了,一脸严肃:“怎么回事?自己说说。谁撞谁?”“是他撞的我。”两人又是异口同声。

“一个一个说。”交警让我先说。等我说完,交警看了看现场,竟然摇了摇头说:“不会吧?一般只有非机动车闯红灯,汽车不敢闯红灯。”那司机一听乐了:“我早说过是你撞的我,你还不承认。”我没想到交警会说这种话,指着路口上方的摄像头说:“你有什么证据说我闯红灯?你调出摄像资料查看,到底是谁闯了红灯。”警察说:“没必要调摄像资料,不信我和

你在路口观察5分钟,看是谁闯红灯多?”

我拿出相机,拍下被压的现场和警察:“就算非机动车闯红灯多,与我被汽车撞有什么必然联系?难道别的非机动车闯了红灯,就能证明我也闯了红灯吗?警察先生,你要为你今天的这番话负责。”

听我这么说,那警察说:“我收回刚才那句话,你有要求可以协商。”那司机怕事情搞大,马上说:“算了算了,我赔你钱吧,你要多少钱?”我说:“我要讲理,不要钱。”

司机掏出20元钱问我:“够不够?不够你说话。”我拒绝收钱,要司机帮我修好车子再走。司机开始讲好话:“对不起,你自己去修好吗?我还有急事。”考虑到我也赶着去办事,勉强收下了20元钱。

